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卷第六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

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爲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爲丞相案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爲漢蟲蛇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

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
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
其辭直爲之緩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
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
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
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
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斤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
麥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
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爲可書矣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
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
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
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
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劒几義取無虛
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
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

馬弁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
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
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
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
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
得貶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
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
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子

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
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
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
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
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
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
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
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
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
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

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案策問中云朕親

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
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曰辰
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
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

有此言案許叔重說文於述字上引虞書曰方述孱功
又曰怨匹曰述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孱爲述孱
以耦爲匹以仇爲述其不同如此而孱字下所引乃曰
旁救孱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
旻天摯字下引虞書雉摯今皆無此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
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
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麋乎
土爲艸木麋乎地服牛乘馬爲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

爲若鬻其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天地網緼

爲天地壹壺繻有衣袽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晉巽爲

艱艮爲見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竄三苗爲敷塞也

三苗勿以儉人爲諛人諛問也在後之侗爲在夏后之

詞尚不忘于凶德爲上不耆峙乃糗糧爲饒糧教胄子

爲教育子百工營求爲夙求至于屬婦爲娵婦娵音鄰妊身也

有疾弗豫爲有疾不愈我之弗辟爲不彛截截諠言爲

戔戔巧言又圉圉升雲半有半無源有爪而不敢以擷

及以相陵憊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

詩旣伯旣禱爲旣禡旣裯新臺有址爲有址焉得諼草

為安得憲艸牆有茨為有薺棘人藥藥為藥藥江之永

矣為義矣得此戚施為醜醜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

俟為伍伍俟俟嘽嘽駱馬為彥彥赤舄几几為已已又

為擊擊音慳民之方殿屎為方唢唢混夷駢矣為大夷四

矣陶復陶穴為陶復地也室其會如林為其旒國步斯頻

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蔽蔽論語荷蕢為荷吏褻裘為結

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諛諛音願徐也接

浙為澆浙澆其兩切乾漬米也左傳龙涼為牝涼芟夷為芟音發夷

圭竇為圭齋澤之萑蒲為澤之目籛禁苑也東甸兩牡為

中甸一轅楠柎藉幹為楠部薦幹公羊闐然為覲然覲失

冉切暫見也

國語觥飯不及壺飧爲飧飯不及一食如此者

甚多

周亞夫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爲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爲之切嘗原其說亞夫之爲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

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匱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褒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

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
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
及歸覲

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
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旣同今得謚又如此
豈非天平此段

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